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NANKAI LINGUISTICS

南开语言学刊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编

2013年

第 2 期

(总第22期)



商务印书馆

南开语言学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13 年第 2 期

(总第 22 期)

南开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编



创于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语言学刊. 2013 年. 第 2 期: 总第 22 期/南开
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编.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2013

ISBN 978-7-100-10361-9

I. ①南… II. ①南… ②汉…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977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ÁNKĀI YǔYÁN XUÉKĀN

南 开 语 言 学 刊

2013 年第 2 期(总第 22 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361-9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35.00 元

《南开语言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王士元 刘叔新 黄正德

主 编 马庆株 石 锋

副 主 编 冉启斌

编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洪君 冯胜利 邢向东 朱庆之 朱晓农 刘丹青

江蓝生 孙茂松 麦 耘 远藤光晓 李行德 李宇明

吴福祥 沈国威 沈家煊 张洪明 张 敏 陆丙甫

岩田礼 罗仁地 罗 端 袁毓林 徐大明 唐钰明

黄 行 曹志耘 储泽祥 游汝杰 蔡维天 潘悟云

魏培泉

编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庆株 王红旗 石 锋 卢福波 李 兵 杨 琳

张文忠 张洪明 周 荐 施向东 郭继懋 曾晓渝

意西微萨·阿错

执行编辑

王 萍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目 录

· 特稿 ·

科斯学说对语言学的启示	沈家煊 1
-------------------	-------

· 词汇与文字 ·

“吹牛皮”“拍马屁”考源	杨 琳 4
《觚賸·粤觚·语字之异》今释	董月凯 14

· 语法 ·

汉语中的语气与情态	温锁林 21
副词“才”的认知分析	易正中、侯 颖 30
现代汉语运动事件表达中的方式动词	刘 岩 36

· 语音与方言 ·

与诗歌押韵有关的几个音韵学问题	施向东、邓 葵 43
汉语句重音、焦点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	冉启斌、段文君、贾 媛 52
现代满语大五家子方言动词重音分布的声学分析	李 兵、胡 伟 62
安徽怀远方言的内部差异及西片话的归属	贡贵训 74

· 应用语言学 ·

基于对比分析的发音教学策略的实证研究	窦瑞金 78
隐性语言政策探析——以美国为例	李英姿 85
从“身”的概念结构透视中国传统身体观	陈子晨、汪新建 94
《辞源》注音体例史略	乔 永 102

• 评介 •

《语言中的象似性》述评	蒋 平 118
语音格局:创新的理念与方法	
——读《语音格局——语音学与音系学的交汇点》	时秀娟 128
《中国图说》对汉字的研究和认识	邹雅艳 137
一个语言学家的旅程——我是怎样进入语言学领域的,	
我从中得到了什么	威廉·拉波夫著,李莉译,石锋校 143
学术彪史册,风范存千秋——缅怀向光忠先生	黎千驹 149
第五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	29
第十二届全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CLSI 12)通告	61
第六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通知	117
勘误	42
南开书讯	101
《南开语言学刊》稿约	155

Contents

Feature

Inspiration for Linguistics: Coase's Theory Shen, Jiaxuan 1

Lexicology & Orthography

Tracing to the Etymology of "Chuiniupi"(吹牛皮)
and "Paimapi"(拍马屁) Yang, Lin 4

On the Explanation of *Yue Gu*: The Differences in Vocabulary
and Characters between the Yue Dialect and Manderin Dong, Yuekai 14

Grammar

Mood and Modality Wen, Suolin 21

The Cognition Analysis of the Adverb "Cai"... Yi, Zhengzhong & Hou, Ying 30

The Manner Verbs of Motion Event in Mandarin Chinese Liu, Yan 36

Phonetics & Dialectology

Some Phonologic Issues Related to Chinese

Poetic Rhyme Shi, Xiangdong & Deng, Kui 43

Studies on Sentence Stress and Focus in Chinese:

An Overview Ran, Qibin; Duan, Wenjun & Jia, Yuan 52

The Stress of Verbs of Dawujiazi Dialect of Manchu ... Li, Bing & Hu, Wei 62

The Internal Diversities in Huaiyuan Dialect of Anhui Province and

Distribution of West Part Gong, Guixun 74

Applied Linguistics

A Study of a Pronunciation-Teaching Strategy Based on

English-Chinese Contrastive Analysis Dou, Ruijin 78

An Analysis on Implicit Language Policy:

- A Case Study of U.S. Li, Yingzi 85
- View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Body-View from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Shen”(身) ... Chen, Zichen & Wang, Xinjian 94
- A Study of *Ciyuan*'s Phonetic Marking Rules Qiao, Yong 102

Review

- A Review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Jiang, Ping 118
- Innovation of Idea and Methodology:
- A Review of *Phonetic Pattern* Shi, Xiujuan 128
-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hina Illuserata of Kircher Zou, Yayan 137

科斯学说对语言学的启示*

沈 家 煊

2013 年 9 月 2 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与世长辞,享年 102 岁。媒体上有诸多纪念性和介绍科斯学说的文章。我从中了解到,科斯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思想的经济学家,是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凭着几篇不长的论文,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之前的经济学假设,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交易是没有成本的。科斯提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交易也有成本,叫“交易成本”,由此酝酿了一场观念上的革命。他在 26 岁的时候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文中提出一个近乎天真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宁愿加入公司、在别人的指令与监督下工作,而不是自我雇佣、彼此再以合约相连呢?科斯的解释是:如果没有企业组织,那么消费者要为对最终产品有贡献的每个生产要素分别付款,交易费用会高到令交易无法进行下去。这就是说,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而企业规模扩展的边界就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费用高到等于市场交易成本。

《企业的性质》一文发表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直到 1960 年《社会成本问题》发表,引起经济学界的轰动,人们才回过头来挖掘“交易成本”理论的价值。《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论证,在交易成本为零或可忽略不计的情形下,只要产权有清晰的界定,不管产权属谁,市场交易总能让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你养的牛跑入邻居家的地里吃麦子,令邻居蒙受损失,有人大喊市场失灵了,要政府来干预和征税。但是科斯的解释独辟蹊径。将麦田分成相等的小块,只要产权明确,不管是邻居有麦子不受损害的权利,还是你有让牛吃邻居麦子的权利,牛吃小块麦田的数目即栏杆设置的边界是一样的,双方都会让牛一直吃到其长肉增值与麦子损失相等时的那小块麦田。由于真实世界里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或忽略不计,所以科斯定理就变为: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人们由此认识到,产权制度在生产过程中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它也因此成为经济学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分析对象和内在变量。

科斯定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原理,明确产权、制度创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下降一些,财富的创造就会呈指数级上升。中国 30 多年改革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吴敬琏说科斯学说是中国改革的一盏明灯,科斯也在遥远的东方有了大量的知音,他的学说影

* 本文参考了《南方周末》2013 年 9 月 5 日政经版盛洪、张维迎等人的系列文章,评论员的评论文章,豆丁网讲解科斯“交易成本”的 PDF 讲义。对真实世界里成本和交易“包含关系”的阐释是笔者自己的。

响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

语言学经常从经济学获得有益的启示,如著名的“齐夫定律”就是说话尽量省力的经济原理。另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创立的“非数理博弈理论”对语言和认知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见笔者《语法六讲》第六讲)。那么科斯学说对语言学又有什么启示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从真实语言出发的重要性。科斯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从抽象的市场(鲁滨孙经济)出发,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它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既然市场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进行合作的最有效的形式,为什么还会有企业存在?为什么市场中会存在不同的市场交易形式?科斯正是从真实的市场出发,发现市场中的交易其实是要耗费大量成本的。科斯逝世前寄希望于中国,希望中国的改革实践能催生一种他向往的经济学,就是基于真实存在事例的经济理论。语言学长期以来也有一种倾向,从抽象的范畴出发研究语言,固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带来了消极影响,缺少对实际语言现象的解释力。这个问题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中尤其突出,像“词”“名词”“动词”“主语”“宾语”这些抽象范畴,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从西方的主流语法学说搬用的,用来解释汉语的事实经常是左支右绌。所以吕叔湘先生晚年的时候说,要把这些名目暂时抛弃,用朴素的眼光来看汉语,要注重语言的真实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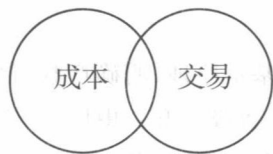
第二点,不要把两个范畴的“包含关系”视为“分立关系”。科斯之前的经济学假设,成本和交易是两个分立的范畴,成本是成本,交易是交易,成本不是交易,交易没有成本。然而科斯提出,在真实世界中,交易本身也是一种成本。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对“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解释如下: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孙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张五常)

这样定义的“交易成本”可以看作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如:搜寻交易对象和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交易中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的费用等。广义地说,交易成本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这种成本只有在假设的鲁滨孙经济中才是不存在的。

要特别注意,“交易成本”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有些交易有成本”。这种狭义的理解还是没有摆脱成本和交易“分立”的传统观念,只是承认两者之间有小部分交叉而已:



交叉部分可以指实现交易的路程花费,如果假设有些交易过程包含路程。然而这种狭义的交易成本并不是科斯的本意。如果“交易成本”只是这种含义,就谈不上什么原创性思想,科斯也就不成其为科斯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的含义是广义的,在真实世界里,交易成本不可能

为零,凡是交易都有成本(特别体现为制度成本),交易本身也是一种成本,不然就人人自我雇佣自当老板了。所以按照科斯学说,交易和成本不是“分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成本包含交易(交易成本):



在真实的经济中,“交易”或广义的“交易成本”是“成本”的一个次类。

语言学里,传统的范畴观经常把实际是“包含关系”的两个范畴认定为“分立关系”,至多是小交叉。例如假设“名词”和“动词”是两个分立的范畴,小交叉的部分是“动名词”。然而汉语的真实情形是(见笔者的系列文章),“名词”包含“动词”,没有不带名词性的动词,动词其实都是“动名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正像科斯的“交易成本”不是“有些交易有成本”,而是“凡是交易都有成本”,汉语的“动名词”不是“有些动词有名词性”,而是“凡是动词都有名词性”。

报刊上纪念科斯的的文章指出,关于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是解决之道不是回归科斯之前的传统理论,而是继续发展科斯的的思想,甚至提出替代理论。中国改革转型的实践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开放、自由、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这正是科斯与其助手在其合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寄希望于中国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也有赖于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和新旧替代,这就是科斯学说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了。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

“吹牛皮”“拍马屁”考源*

杨 琳

提 要 “吹牛皮”和“拍马屁”何以有吹嘘、奉承之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评析众说,探源溯流,用词汇生动化理论揭开了这两个俗语词的谜底。文章认为“吹”很早就有吹嘘义,“拍”很早就有奉承义,“吹牛皮”“拍马屁”是“吹”“拍”二词的生动化形式。

关键词 吹牛皮 拍马屁 俗语词 理据

“吹牛皮”考源

“吹牛皮”,也说“吹牛屁”“吹牛腿”,也可以只说“吹牛”,最早见于清末文献。下面是早期的一些用例:

(1) 翁叔平两番访鹤,吴清卿一味吹牛。[清李伯元(1867—1906)《南亭笔记》卷十一]

(2) 门多带马之人,新交寿老;座有吹牛之客,绰号眉公。[清孙静庵(1876—?)《栖霞阁野乘》卷上《易实甫之滑稽玩世》]

(3) 说大话满口吹牛,摆双台安心落局清。[清张春帆《九尾龟》(1908)第三十六回]

(4) 平日之间专会吹牛皮说大话。(清张春帆《九尾龟》第七十回)

(5) 他这令郎本是龟奴的儿子,自然就带些祖父家风,虽然别的事情一样不会,却偏偏生就一副说大话吹牛屁的本领。(清张春帆《九尾龟》第十三回)

(6) 今之攒狗洞、吹牛皮、拍马屁者,不知凡几。[清徐珂《清稗类钞·讥讽类下·人禽之界限》(1916)]

(7) 陶铸禹善谐语,曾作十七字诗三首,题曰《嘲世歪诗》。一云:“狮子大开口,胡言不怕羞,一等大滑头,吹牛。”(清徐珂《清稗类钞·讥讽类下·嘲世歪诗》)

(8)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七擒七纵巡抚吹牛。[清曾朴《孽海花》(1930)第二十五回]

清佚名《施公案》光绪二十九年(1903)刊本第八十九回有这样的话:“小子你别吹牛腿,大太爷在轮字行京湾卫,朋友甚多,提起大号黑塔赛孟尝,哪个不知?”《施公案》是根据《施案奇闻》改编的,道光十年(1830)刊刻的《施案奇闻》第八十九回作:“又见光棍个个持强说道。‘我

*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项目“俗语词考源”的部分成果,项目号 12YJA740090。

名叫显道神。’那个说：‘我赛孟尝，名叫黑塔。’彼此动手相打。”《施公案》中有“吹牛腿”的说法而《施案奇闻》中没有，这也表明“吹牛”的说法是晚清才出现的。

许少峰(2008:1374)认为下面这个例句中的“牛皮”指谎话：《五灯会元》卷五：“(僧)曰：‘某甲学和尚还得也无?’师曰：‘汝若看，牛皮也须穿。’”谎话与大话有密切关系，如果这里的“牛皮”真是谎话的意思，那“吹牛皮”的来源可以上溯到宋代了。然而此例并不可靠。这段文字的上文是：“(师)看经次，僧问：‘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甚么却自看?’师曰：‘我祇图遮眼。’曰：‘某甲学和尚还得也无?’师曰：‘汝若看，牛皮也须穿。’”师傅的意思是说，我看书，书可以遮住眼，不会看别的，你看书，心不在焉，即使是牛皮也遮不住你的眼。可见这里的“牛皮”就是指牛皮子，理解为谎话是讲不通的。

为什么把说大话称为“吹牛皮”，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顾颉刚《吹牛、拍马》(1963:131—134)一文云：

好夸大者谓之“吹牛皮”，善逢迎者谓之“拍马屁”，此谚遍行于全国，惟皆人云亦云而不详其本义为何。予涉足甘、青者一载，无意中竟解得此谜，知此实西北方言，有其地域之背景存焉。

彼地大川不少，然水急滩险，不可行船。以牧畜业之发达，牛羊皮不可胜用，喜其轻而固，浮而不沉，因制之成袋子，又连结而为筏子，为济川之利器。筏之最小者五羊皮，四端四袋，中间一袋，以细木条联系之。其大者则拼接数筏至数十筏为一，牛皮袋以十、百数，载重数千至数万斤，凡西北货物循黄河运至包头登东行火车者莫不赖是。

将下水时，舟人就各个羊皮袋子之孔口尽力吹之，气既饱满，紧缚其口使不泄，遂得纵横洪涛，过滩无阻。……至牛皮袋则所需气量甚弘，非口所能吹。吹之之术，取山羊皮袋一，一端系以铁筒，塞筒入牛皮袋之口，而张其另一端，两手扇动之，气既积满，便力压入牛皮袋；如是继续为之至十余度，则大袋鼓起矣。……皋兰城北黄河两岸经营此种生计者至多，弥望皆牛、羊皮袋也。故彼地人不耐人夸口时，便曰：“请你到黄河边上去罢！”谓吹牛皮也。尚有一旁衍之义，指人气性之大，故厌人发怒不止时，亦辄云：“到河沿上去罢！”谓其愤气有如皮袋之吹而愈胀也。

此说甚为流行，实则为想当然之辞。从前列早期用例来看，徐珂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张春帆、李伯元为江苏常州人，曾朴为江苏常熟人，孙静庵是无锡人，^①皆为江浙人氏，无一北方作者，这表明“吹牛皮”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江浙地区，早期用例并不支持“吹牛皮”源于西北方言的臆断。

丁惟汾(1983:141—142)认为“吹牛皮”为“吹蟪蛄”之音转：

大言不惭谓之吹牛皮。牛字当作蟪(古音读牛)。《士冠礼》释文：“蟪音由。”庇为蛄(古音读比由切)之双声音转。吹牛皮，为吹蟪蛄。蟪为蛄(即蛄字)蟪之简言，蛄为蛄蛄之简言。《尔雅·释鱼》：“蛄蛄，蛄蛄。”郭云：“即蜗牛也。”蛄蛄、蛄蛄，上古用为吹器，其为声也大而宏，故谓大言者为吹蟪蛄。

^①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第96页。

丁氏不知“吹牛皮”产生于清末,却在上古音里胡通乱转,牵强附会,殊无理致。

吴方言区的人多主张“吹牛皮”为“鼠牛比”之讹误。1913年2月22的《申报》上有一篇《鼠牛比考》的文章,全文如下:

钝根以“吹牛皮”系“鼠牛比”之误,余深然其说。按吴下相传笑话,有鼠欲与牛比大小,牛笑其妄也,姑允之。于是鼠乃与牛同行街市,如有人呼鼠为大者,则鼠胜,呼牛为大者,则牛胜。然牛固人所习见者,虽大而不以为意,鼠则为人之所不常见者,偶见一硕鼠,无不大呼曰:“此大鼠也。”于是鼠卒占优胜焉。然则“吹牛皮”系“鼠牛比”之误无疑矣。敢以质之世之善吹牛皮者。

陈荣广《老上海》[(上海)泰东印书局,1919:94]中亦云:“言人之言大而夸者曰吹牛皮,疑鼠牛比之讹,喻其大小不伦也。”鼠牛比大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其宗旨是为了解释十二生肖中鼠大牛二的缘由,跟说大话没有关系。由于吴方言中“鼠牛比”与“吹牛皮”读音相同,所以吴人喜欢这么解释。但早期用例中没有一例写作“鼠牛比”;“鼠牛比”字面上也只是鼠牛比赛的意思,跟说大话没有什么关联;而且从构词法的角度来看,“鼠牛比”的说法很不自然,也很难当作动词来用,如说“你鼠牛比”就叫人不知所云。所以,我们认为“鼠牛比”纯粹是为了解释“吹牛皮”而比附于当地民间故事的结果,没有证据表明在“吹牛皮”之前存在“鼠牛比”的说法。

有人(许少峰,2008:799)认为“吹牛皮”源于元高安道的《皮匠说谎》:“谎皮匠,说谎专家。这个说法,或即源于元高安道的《哨遍》套曲《皮匠说谎》;后又演变为‘吹牛皮’。”说“谎皮匠”来自《皮匠说谎》,或有可能,但进一步推测“吹牛皮”由此演变而来则根据不足。《皮匠说谎》套曲写一个书生到一个声称“在城第一”的皮匠跟前定做了一双靴子,皮匠答应“三日穿新的”,结果拖了十个月才做好。其间书生催了无数遍,皮匠用各种谎言来搪塞。皮匠说谎跟张三李四说谎一样,只是无数说谎事例中的一个个案,该套曲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影响,不能因为其中有个“皮”字就跟“吹牛皮”牵扯起来。

另一种解释认为,“吹牛皮”源于宰牛习俗。从前将牛宰杀之后,屠夫会在牛腿上割开一个小口,用筷子之类的棍子插进去捅一捅,然后在切口处用嘴使劲往里吹气,让牛的身体膨胀起来,这样,剥皮的时候就容易剥裂。宰杀猪羊也用这种方法,但吹胀牛皮的难度无疑要大得多,所以就用“吹牛皮”比喻说大话。陈凤翥、贾士祥主编《黑龙江杂文选》第二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4:54):“古时屠宰店的门口大都有这样一副对联:‘气粗力大吹牛腿,手疾眼快拔猪毛。’夸的是屠夫的技艺。”可见宰牛确有“吹牛”的做法,所以“吹牛皮”源于宰牛习俗的说法有可取之处,但这仅仅探测到了部分真相。

事实上早在晋代“吹”就已经有吹捧、吹嘘的意思了。晋葛洪《抱朴子·勤求》:“凡夫不识妍蚩,为共吹扬,增长妖妄,为彼巧伪之人,虚生华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多以酒棁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看来是“吹”先有吹嘘义,然后才派生出了“吹牛皮”的说法。给“吹”加上“牛皮”不过是使吹嘘义的表达形象化、生动化而已。正因如此,“吹”后不一定非加“牛皮”不可,各地往往随机取材,创造了各种形象生动的说法,如“吹法螺”、“吹喇叭”(官话)、“吹大花筒”(广东话)、“吹螺”(广州话)、“吹大气儿”(哈尔滨话)、“吹蒙子”(江西萍乡话)、“吹膨儿”(江西黎川话)、“吹大泡(炮)”(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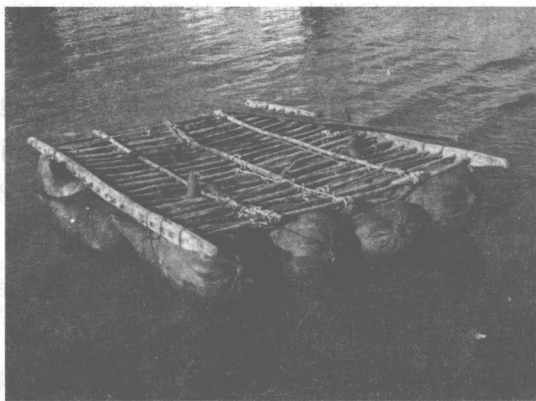
昭通话、厦门话)、“吹卵脬”(安徽绩溪话)、“吹大梨”(天津话)^①、“吹壳子”(西南官话)等,虽然“吹”的具体对象形形色色,但都有“吹牛、说大话”的比喻义,这说明“吹”什么无关紧要,只要有“吹”的行为的现象都有可能用作喻体。人们常喜欢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说吹牛不说吹猪、吹羊?”“吹羊”的说法有没有我不敢断言,但“吹猪”的说法确实存在。单学鹏《狂涛》(作家出版社,1997:902):“‘我说老头子,’韩月大大咧咧地说:‘你快别吹猪了。在你这个岁数,闹个人大主任当当,也算够可以的啦。’”“吹猪”取自宰猪吹气的习俗。还有说“吹猪尿泡”的。墨人小说《滚滚长江》第二章:“你别吹猪尿泡,人家的枪子儿打不穿你的脑袋?”“吹猪尿泡”取自把猪尿泡吹鼓当皮球玩的习俗。内蒙古河套、山西汾河平原、东北大兴安岭等地用“吹骆驼皮”“吹驴皮”“吹熊瞎子皮”等表示说大话,^②这些说法有可能取自宰杀这些动物后吹气剥皮的习俗,若当地无此习俗,那应该是根据“吹牛皮”类推的结果。

把“吹牛皮”的起源归于宰牛习俗,可以很好地解释各种变异说法的由来。如说“吹牛腿”,是因为吹牛皮时吹口大都在牛腿上。北京方言中说“吹牛膀骨”,张家口口中说“吹牛打膀”,东北方言中说“吹牛碗(腕)儿”,(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2637)大约反映了不同地区具体吹口部位的差异。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530):“开唠,吹牛,说大话。北京官话。北京[k‘ai⁵⁵p‘aŋ²¹⁴]听,他又开唠了。”“唠”本字应为“膀”,“膀”有家畜腿的上部的意思。《水浒传》第十二回:“只见那汉子头戴一顶范阳毡笠,上撒着一把红缨,穿一领白段子征衫,系一条纵线绦,下面青白间道行缠,抓着裤子口,獐皮袜,带毛牛膀靴。”“开膀”是说在牛的蹄膀上开口,这是“吹牛腿”首先要做的事,所以也用来表示说大话。按照“吹牛皮”源于吹牛皮囊的观点,只好认为“吹牛”是“吹牛皮”的省略说法,因为牛皮囊毕竟不是牛;但按照“吹牛皮”源于宰牛习俗的观点,“吹牛”可以独自产生,无需以“吹牛皮”的存在为前提,正如吹猪皮一般说“吹猪”一样。

对西北地区黄河岸边的人们来说,当“吹牛皮”的俗语传入他们的方言后,他们将其理据与吹牛皮囊的习俗联系起来,这也是就地取材的结果。有些人认为牛皮囊是无法吹的,其实未必。笔者曾在兰州市黄河岸边采访过一位经营皮筏旅游生意的人,他说牛皮囊也可以吹鼓,只是现在基本上不用牛皮筏子了。电视上常有吹爆暖水袋的表演,由此推测,吹鼓牛皮囊应该不成问题。



笔者采访的皮筏经营者正在吹羊皮囊



黄河岸边的羊皮筏子

① “吹大梨”取象于当地常见的吹糖人习俗。吹糖人者常用糖泥吹成大大的梨形,称为“大糖梨”。参看林希文《画说天津话》,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第45页。

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6c1b3401007tfy.html.

至于将“吹牛皮”写成“吹牛屎”，这应该是由三个原因促成的。

其一，很多方言中“屎”与“皮”读音相同或相近，这为用“屎”替换“皮”提供了语音条件。

其二，汉语中的同音词是很多的，同音也不一定会造成替换，“屎”之所以替换“皮”还在于“皮”可指嘴。唐慧然集《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尔将这个身心，到处簸两片皮，逛呼闯闯，吃铁棒有日在。”宋道原编《景德传灯录》第十四《前药山惟俨禅师法嗣》：“洞山参师，师问曰：‘来作什么？’洞山曰：‘来亲近和尚。’师曰：‘若是亲近，用动两片皮作么？’”南唐静、筠编《祖堂集》卷五《裨树和尚》：“师曰：‘你道亲近来，更用动两皮作什摩？’”“两片皮”“两皮”指嘴。元佚名《度柳翠》楔子：“你这和尚，风张风势，说谎调皮，没些儿至诚的。”“调”有卖弄义。《汉语大字典》“调”下列有“𦏧，卖”的义项，引《广雅·释詁三》：“调，卖也。”无例证。《广雅》训“卖”当指炫卖、卖弄，而非𦏧的意思。“调皮”谓卖弄嘴皮，说大话，跟“调嘴”是一个意思。元无名氏《杀狗劝夫》楔子：“不做营生则调嘴，拐骗东西若流水。”“调皮”的狡黠、顽皮义是从耍嘴皮、耍滑义引申来的。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五回：“只看这位姑娘，才在北京城住了几天儿，不是他从前那‘丁是丁，卯是卯’的行径，已经学会了皮子了。”“皮子”指耍嘴皮子。语言中还有“吹嘴皮”的说法。一弯沁月《宠爱小王妃》第二十一章“唉，算了，少在这里吹嘴皮，认真的搜查吧，万一真的进来的是刺客就麻烦了。”“吹牛皮”既然是说大话，其中的“皮”很容易被理解为嘴。

其三，嘴在晋语中常被称为牝器。《红楼梦》第四十六回：“鸳鸯听说，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脸上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骂道：‘你快夹着尻嘴离了这里。’”这里就是把嘴贬称为牝器。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3510)：“脰口，嘴(多用于骂说话不算数的人)。吴语。浙江金华岩下。”宁波话中贬称嘴巴为“丫码”，也是用女阴比嘴。姜亮夫(2002:211)云：“今昭人言女阴有一流行而稍含隐讳之音曰‘丫’，俗言曰‘丫二’，或加比(阴平)字曰‘比丫二’。……丫即也之音变。”“也”《说文》训为“女阴”。“吹牛皮”是个贬义词，把“皮”写作“屎”，实际上是把吹牛者的嘴比喻为牝器，这反映了人们对吹牛者更为不满的贬抑态度。

有关的变异说法可以支持我们这种分析。

李荣(2002:615)：“牛嫫，柳州，niuhəi。1.牛的牝器。2.吹牛皮的话；不可相信的话。”“嫫”与“皮”没有同音或音近关系，但“牛嫫”也能表示“吹牛皮的话”，表明当地人将外来词语“牛屎”之“屎”用自己方言中同义的“嫫”进行了替换。

有些方言中把牝器称为“边”，所以又有“吹牛边”的说法。应钟《甬言稽诂·释言》：“俗呼自夸为‘吹牛’。……俗或曼衍其词为‘吹牛边’。”晋方言中称女阴为“扁”（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4490—4492），如太原话叫“扁鸡”，沁县话叫“扁嘞”，忻州话叫“扁溜子”，“边”和“扁”应该是同一个词。唐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有“扁汁由（犹）多，流下尻门之外”的话，“扁”不见字书，据文意可知指女阴。“扁”即“边”“扁”之本字。女阴称“扁”，当因其外形扁圆而得名。俗语中用“扁食”隐喻女阴。姚灵犀(1940:155)：“津人谓狎变童曰吃元宵，谓御妇女曰吃扁食。”可以佐证“扁”的得名之由。俗语中还有“吹牛吹豁了边”的说法。茅盾《子夜》六：“于是他勉强一笑，也不怕自己吹牛吹豁了边，摆出了不得的神气。”徐学编《台湾幽默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92）：“木讷的人也不担心牛皮吹豁了边。”这一说法应该是从“吹牛边”衍生出来的，但人们一般都把这儿的“边”理解为嘴边。

“吹牛嫖”“吹牛边”的说法表明,“吹牛屎”并不是“吹牛皮”的同音异体,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孳生出来的,虽然两者的词汇意义基本相同,但理据意义和形象色彩颇有差异,二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有些人(如曹德和,2006)认为“吹牛屎”是源,“吹牛皮”是流,“吹牛皮”只是“吹牛屎”的雅化形式。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吹”与“牛屎”组合到一起的缘由是什么,换句话说,当人们想表达“吹嘘”的意思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毫无关系的“牛屎”?可见这种认识是站不住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吹××”的说法很多,为什么偏偏“吹牛皮”最为流行?这是由“吹牛皮”的特点决定的。与“吹猪”“吹猪尿泡”等说法相比,“吹牛”需要更大的气力,因而更能表现说大话的特点。与“吹骆驼皮”“吹驴皮”“吹熊瞎子皮”等相比,无论是牛还是牛皮,全国各地更为常见,熟悉的事物容易接受。与“吹牛腿”“吹大泡”“吹大梨”等相比,“吹牛皮”容易跟嘴皮产生关联。可见“吹牛皮”的流行不是偶然的。

“牛屎”为大话,引申为自高自大,如“牛屎哄哄”。自高自大的“牛屎”又可省略为“牛”,如:“你牛什么牛,不就是仗着老子是个芝麻官吗?”

“拍马屁”考源

“拍马屁”何以表示谄媚奉承,也有形形色色的解释。

《申报》1914年12月28日有跋者《拍马屁解》一文,文中称引了两种说法:

解之者曰:马屁之皮肤或有特别性质,或如生顽癣然,最易发痒。……马痒在屁,不能自搔,经人一拍,非常舒服,故马屁乐为人拍。从此会意假借于人,人之受媚犹马之受拍,其舒服则同也。……解者又曰:屁为下气,方其欲泄而不能泄之时,盘旋肠内,其声鸣响,十分难过,如或助以手术,乘势一拍,而嘎然流出,则轻快难言,此与吮痂舐痔异事同功也。跋者对这两种解释都不认可,他自己提出的解释是:

屁即臀之俗称也。吾闻文官乘舆,武官骑马。在用兵时代,惟马上英雄为最有势力。趋炎者仰望风采于马足之旁,莫不以得其一盼为荣。英雄出发之时,得有资格伺候其上马者必从后轻拍马臀,同时出其驭马之口令曰:“驾!驾!驾!”于是蹄声得得,一尘不惊,不烦乘者策马开步之劳。是故拍马屁者实事也。

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1925)第一册《交际》有如下揣测:

元秦简夫《东堂老》剧:“柳隆卿诗云:‘不养蚕桑不种田,全凭马扁度流年。’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传,我两个不会做甚么营生买卖,全凭这张嘴抹过日子。”按:马扁即今所谓马屁也,扁、屁唇音转声。然马、扁合而为骗字,即密骗也,非云马屁也。又《荆钗记》剧:“七八分有僭马屁。”^①据此则自古有拍马屁之语。

顾颉刚(1963:133—134)的解释是:

西北地高气薄,跋涉丛山,步行辄作喘,山道仄狭,又不利行车,以是多单骑,中产之家

^① 元柯丹邱《荆钗记》中并无此语,查其他元明杂剧,也未见此语,孙氏当是误记。《汉语大字典》(第2版):“僭,用同‘啥’。代词,表疑问,相当于‘什么’。《儿女英雄传》第九回:‘鬼可怕他作僭呀!’”也非拍义。